國語/卷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齊語

國語卷第七
晉語一
作者：左丘明　春秋

晉語二

武公伐翼止欒共子無死

武公伐翼，殺哀侯，〈武公，曲沃桓叔之孫、嚴伯之子武公稱也。翼，晉國都也。哀侯，晉昭侯之孫、鄂侯之子哀侯光也。初，昭侯分國以封叔父桓叔為曲沃伯。沃盛彊，昭侯微弱。後六年，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，不克。晉人立昭侯之子孝侯於翼，更為翼侯。後十五年，桓叔之子嚴伯伐翼，殺孝侯。翼人立其弟鄂侯。鄂侯生哀侯。魯桓三年，曲沃武公伐翼，殺哀侯，後竟滅翼侯之後而兼之。魯莊公十六年，王使虢公命武公以一軍，為晉侯，遂為晉祖考。　案：「嚴伯」當作「莊伯」，注者避漢明帝諱改「莊」為「嚴」。下同。〉止欒共子曰：「苟無死，〈欒共子，晉哀侯大夫共叔成也。初，桓叔為曲沃伯，共子之父欒賓傅之，故止共子使無死也。〉吾以子見天子，令子為上卿，制晉國之政。」〈上卿，執政命於天子者也。〉辭曰：「成聞之：『民生於三，事之如一。』〈三，君、父、師也。如一，服勤至死也。〉父生之，師教之，君食之。〈食，謂祿也。〉非父不生，非食不長，非教不知生之族也，故壹事之。〈族，類也。壹事之，事之如一也。〉唯其所在，則致死焉。〈在君父為君父，在師為師也。〉報生以死，報賜以力，人之道也。〈賜，惠也。以力，謂家臣也。〉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，〈私利，謂不死為上卿也。〉君何以訓矣？〈無以教為忠也。〉且君知成之從也，未知其待於曲沃也。〈君，武公也。言君知成將死其君，為從臣道也，故使止臣，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

為二也。〉從君而貳，君焉用之？」〈貳，二心也。〉遂鬥而死。

史蘇論獻公伐驪戎勝而不吉

獻公卜伐驪戎，〈獻公，晉武公之子獻公詭諸也。驪戎，西戎之別在驪山者也。其君男爵，姬姓。秦曰驪邑，漢高帝徙豐民於驪邑，更曰新豐，在京兆也。〉史蘇占之，〈史蘇，晉大夫，占卜之史也。〉曰：「勝而不吉。」公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對曰：「遇兆，挾以銜骨，齒牙為猾，〈遇，見也。挾，猶會也。骨，所以鯁刺人也。猾，弄也。齒牙，謂兆端左右釁坼，有似齒牙。中有從畫，故曰銜骨。骨在口中，齒牙弄之，以象讒口之為害也。禮，卜師作龜，大夫占色，史占墨。〉戎、夏交捽。〈兆有二畫，外象戎，內象諸夏。夏，謂晉也。兆端會齒牙交，有似捽。捽，交對也。〉交捽，是交勝也，臣故云。〈言晉勝戎，戎復勝晉。〉且懼有口，〈齒牙、銜骨，皆在口也。〉攜民，國移心焉。」〈攜，離也。〉公曰：「何口之有！口在寡人，寡人弗受，誰敢興之？」對曰：「苟可以攜，其入也必甘受，逞而不知，胡可壅也？」〈胡，何也。逞，快也。壅，防也。甘言入耳，心以為快，而不知其惡，何可防止也。〉公弗聽，遂伐驪戎，克之。〈克，勝也。〉獲驪姬以歸，有寵，立以為夫人。〈驪姬，驪戎君之女也。〉公飲大夫酒，令司正實爵與史蘇，〈司正，正賓主之禮者也。實，滿也。〉曰：「飲而無肴。〈肴，俎實也。〉夫驪戎之役，女曰『勝而不吉』，故賞女以爵，罰女以無肴。克國得妃，其有吉孰大焉！」史蘇卒爵，〈卒，盡也。〉再拜稽首曰：「兆有之，臣不敢蔽。蔽兆之紀，失臣之官，〈紀，經也。失官，失守官之節也。〉有二罪焉，何以事君？〈二罪，蔽兆、失官也。〉大罰將及，不唯無肴。〈及，至也。蔽兆、失官，則有大罰，非但無肴也。〉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，凶之無有，備之何害？若其有凶，備之為瘳。〈瘳，差也。〉臣之不信，國之福也，〈不信，卜不中也。〉何敢憚罰。」〈憚，難也。〉

飲酒出，史蘇告大夫曰：「有男戎必有女戎。〈戎，兵也。女兵，言其禍由姬也。　案：「姬」，公序本作「兵」。〉若晉以男戎勝戎，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，其若之何！」里克曰：「何如？」〈里克，晉大夫里季子也。〉史蘇曰：「昔夏桀伐有施，有施人以妹喜女焉，〈桀，禹十七世王皋之孫、王發之子夏癸也。有施，喜姓之國，妹喜其女也。以女進人曰女。案：「王皋之孫、王發之子」，公序本作「后皋之孫、惠王之子」。《攷異》卷三：「『惠王』當作『后惠』或『后發惠』。」〉妹喜有寵，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。〈伊尹，湯相伊摯也，自夏適殷也。比，比功也。伊尹欲亡夏，妹喜為之作禍，其功同也。〉殷辛伐有蘇，有蘇氏以妲己女焉，〈殷辛，湯三十一世帝乙之子殷紂也。有蘇，己姓之國，妲己，其女也。〉妲己有寵，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。〈膠鬲，殷賢

臣也，自殷適周，佐武王以亡殷也。〉周幽王伐有褒，褒人以褒姒女焉，〈幽王，宣王之子幽王宮涅也。有褒，姒姓之國，幽王伐之，褒人以美女入，謂之褒姒，是為幽后。〉褒姒有寵，生伯服，〈伯服，攜王也。〉於是乎與虢石甫比，〈石甫，虢公之名。《鄭語》曰：「虢石甫讒諂巧佞之人也，而立以為卿士」也。　案：「巧佞」，《札記》：「依《鄭語》當作『巧從』。」〉逐太子宜臼，〈宜臼，申后之子平王名也。〉而立伯服。太子出奔申，〈申，姜姓之國，平王母家也。〉申人、鄫人召西戎以伐周，周於是乎亡。〈鄫，姒姓，禹後也。鄫及西戎素與申國婚姻同好。幽王欲殺宜臼以成伯服，求之於申，申人弗予，遂伐之。故申、鄫召西戎以伐周，殺幽王於戲。〉今晉寡德而安俘女，〈軍獲曰俘。〉又增其寵，〈立以為夫人也。〉雖當三季之王，不亦可乎？〈季，末也。三季王，桀、紂、幽王也。〉且其兆云：『挾以銜骨，齒牙為猾。』我卜伐驪，龜往離散以應我。〈應，答也。往，令人告龜辭往伐驪也，其兆離散不吉也。〉夫若是，賊之兆也，非吾宅也，〈賊，敗國家之兆也。宅，居也，非吾所安居也。〉離則有之。〈國分離也。〉不跨其國，可謂挾乎？〈跨，猶據也。言驪姬不據有晉國，可謂外內挾乎？〉不得其君，能銜骨乎？〈言驪姬不得志於其君，不能銜骨以害人也。〉若跨其國而得其君，雖逢齒牙，以猾其中，誰云不從？〈言驪姬若能跨據晉國而得志於君，齒牙之猾，雖為中害，國人逢之，誰有不從。言必從也。〉諸夏從戎，非敗而何？從政者不可以不戒，亡無日矣！」

郭偃曰：「夫三季王之亡也宜。〈郭偃，晉大夫卜偃也。宜，言其惑亂取亡，皆其宜也。〉民之主也，縱惑不疚，〈疚，病也。縱其淫惑，不以為病。〉肆侈不違，〈肆，極也。極其泰侈，無所違避。〉流志而行，〈流，放也。〉無所不疚，〈無一處不以為疚也。〉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鑒。〈鑒，鏡也。言不得復追鏡前世善敗以為戒也。〉今晉國之方，偏侯也。〈方，大也。偏，偏方也，乃甸內偏方小侯也。《傳》曰：「今晉甸侯。」〉其土又小，〈小於三季王也。〉大國在側，〈大國，謂齊、秦也。〉雖欲縱惑，未獲專也。〈專，擅也。〉大家、鄰國將師保之，〈大家，上卿也。師保之，為作師保也。〉多而驟立，不其集亡。〈驟，數也。集，至也。〉雖驟立，不過五矣。且夫口，三五之門也。〈口所以紀三辰、宣五行，故謂之門。〉是以讒口之亂，不過三五。〈少則三君，多則五君。〉且夫挾，小鰌也。可以小戕，而不能喪國。〈害在內為戕。戕，猶傷也。喪，亡也。言可以小戕害人，不足以亡國。〉當之者戕焉，〈當，值也，值骨鯁者傷也。〉於晉何害？〈無大害也。〉雖謂之挾，而猾以齒牙，口弗堪也，〈堪，猶勝也。言骨在口，而猾以齒牙，口不能勝也。喻不能終害也。〉其與幾何？〈言不久害也。〉晉國懼則甚矣，亡猶未也。商之衰也，〈衰，謂帝甲之世也。〉其銘有之，〈刻器曰銘，謂鍾、鼎之戒。〉曰：『嗛嗛之德，不足就也，〈嗛嗛，猶小小也。不足就，不足歸就也。

〉不可以矜，而祇取憂也。〈矜，大也。祇，適也。〉嗛嗛之食，不足狃也，〈食，祿也。狃，貪也。〉不能為膏，而祗罹咎也。』〈膏，肥也。〉雖驪之亂，其罹咎而已，其何能服？〈驪，驪姬也。罹咎而已，其後二子殺死，身為里克所殺是也。何能服，何能服人也。〉吾聞以亂得聚者，〈聚財眾也。〉非謀不卒時，〈卒，盡也。三月為一時。非有善謀，不能盡一時，齊無知是也。〉非人不免難，〈非得人眾，不能自免於難，衛州吁是也。〉非禮不終年，〈非有禮法，不能終十年，齊懿公商人是也。賈、虞云：「十年而數終」，唐云：「不能終其年，與下『不盡齒』同」，非也。〉非義不盡齒，〈齒，年壽也。非有義刑，不能盡其年壽，楚靈王滅陳、蔡，用隱太子於岡山是也。〉非德不及世，〈世，嗣也。非有德惠，不能及世嗣，晉惠公夷吾是也。〉非天不離數。〈離，歷也。非有天命祐助，不能歷世長久也。若齊桓、晉文，天假之年，而除其害，子孫繼業，神所命也。〉今不據其安，不可謂能謀；〈據，居也。言驪姬之謀，不居安存而處危亡，不可謂能謀。〉行之以齒牙，不可謂得人；〈行齒牙之猾以害人，不可謂得人心也。〉廢國而向己，不可謂禮；〈廢國，謂盡害群公子，以國向己，不可謂知禮也。〉不度而迂求，不可謂義；〈迂，邪也。不度利害之本，而以邪奪正，不可謂得其義。義，宜也。〉以寵賈怨，不可謂德；〈賈，市也。言恃寵愛以市怨於國，不可謂有德也。〉少族而多敵，不可謂天。〈少族，族類少也。多敵，多怨也。不可謂有天助也。〉德義不行，禮義不則，〈賈怨無德，迂求非義，故德義不行也。則，法也。〉棄人失謀，天亦不贊。〈行之以齒牙，為棄人；不據其安，為失謀。少族多敵，故天不贊助。〉吾觀君夫人也，若為亂，其猶隸農也。〈隸，今之徒也。〉雖獲沃田而勤易之，〈沃，美也。易，治也。〉將不克饗，為人而已。」〈饗，食也。為人，為他人耳。〉

士蒍曰：「誡莫如豫，豫而後給。〈士蒍，晉大夫，劉累之後、隰叔之子子輿也。豫，備也。給，及也。言先有備而後及事也。〉夫子誡之，〈夫子，郭偃也。其言皆誡也。〉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。」〈二大夫，史蘇、郭偃也。〉

既，驪姬不克，〈不能服晉也。〉晉正於秦，五立而後平。〈正者，為秦所輔正，「大家、鄰國，將師保之」是也。謂以兵納惠公、文公，殺呂郤之屬也。五立，謂奚齊、卓子、惠公、懷公至文公乃平也。〉

史蘇論驪姬必亂晉

獻公伐驪戎，克之，滅驪子，〈驪子，驪戎之君也。本爵男，此云子者，猶言男子也。〉獲驪姬以歸，立以為夫人，生奚齊。其娣生卓子。〈女子同生，謂後生為娣，於男則

言妹也。〉驪姬請使申生主〈案：「主」，公序本作「處」。〉曲沃以速懸，〈申生，獻公太子恭君也。獻公娶于賈，無子；烝于齊姜，生申生。曲沃，晉宗邑，今河東聞喜是也。虞御史云：「速，疾也。懸，縊也。」〉重耳處蒲城，夷吾處屈，〈重耳、夷吾，申生異母弟也。蒲，今蒲坂；屈，北屈，皆在河東。〉奚齊處絳，〈晉時都絳也。〉以儆無辱之故。〈言出此三子為鎮於外，以儆備戎、狄，無恥辱於國也。〉公許之。

史蘇朝，告大夫曰：「二三大夫其戒之乎，亂本生矣！日，君以驪姬為夫人，民之疾心固皆至矣。〈日，昔日也。疾，疾其君也。至，深也。〉昔者之伐也，興百姓以為百姓也，〈昔者，謂古明君也。為百姓，為百姓除害也。〉是以民能欣之，〈欣，欣戴也。〉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也。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，〈封，厚也。〉民外不得其利，〈不得攻伐之利也。〉而內惡其貪，則上下既有判矣；〈判，離也。〉然而又生男，其天道也？天彊其毒，民疾其態，其亂生哉！吾聞君之好好而惡惡，樂樂而安安，是以能有常。〈好者好之，惡者惡之，樂則說之，安則居之，故能有常。此言獻公好惡安樂皆非其所有也。〉伐木不自其本，必復生；塞水不自其源，必復流；滅禍不自其基，必復亂。〈基，始也。〉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，禍之基也。畜其子，又從其欲，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，〈信，古「申」字。〉雖好色，必惡心，不可謂好。〈好，美也。〉好其色，必授之情。〈情，謂許其子立也。〉彼得其情以厚其欲，〈厚，益也。〉從其惡心，必敗國且深亂。亂必自女戎，〈深亂，亂深也。女戎，女兵也。〉三代皆然。」驪姬果作難，殺太子而逐二公子。〈謂重耳奔狄、夷吾奔梁也。〉君子曰：「知難本矣。」〈知難之本，謂史蘇也。〉

獻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

驪姬生奚齊，其娣生卓子。公將黜太子申生。〈黜，廢也。〉而立奚齊。里克、丕鄭、荀息相見，里克曰：「夫史蘇之言將及矣！其若之何？」荀息曰：「吾聞事君者，竭力以役事，不聞違命。〈竭，盡也。役，為也。〉君立臣從，何貳之有？」〈君立嗣，臣則從而奉之。貳，二心也。〉丕鄭曰：「吾聞事君者，從其義，不阿其惑。〈阿，隨也。〉惑則誤民，民誤失德，是棄民也。〈言民失德，陷於刑辟，是棄之也。〉民之有君，以治義也。〈上下之義也。〉義以生利，利以豐民，〈有義，故生利也。豐，厚也。〉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？必立太子。」里克曰：「我不佞，雖不識義，亦不阿惑，吾其靜也。」〈靜，默也。〉三大夫乃別。

烝于武公，〈烝，冬祭也。武公，獻公之禰廟也，在曲沃。　案：《述聞》卷二一：「

『武公』當作『武宮』。」正文同。〉公稱疾不與，使奚齊蒞事。〈蒞，臨也。稱疾不自祭，而使奚齊者，欲風群臣使知意也。〉猛足乃言於太子，〈猛足，太子臣也。〉曰：「伯氏不出，奚齊在廟，〈賈、唐皆云：「伯氏，申生也。」一云「伯氏，狐突也。」昭謂：是時狐突未杜門，故以伯氏為申生。伯氏，猶言長子也。〉子盍圖乎！？」〈圖所以自安固也。〉太子曰：「吾聞之羊舌大夫，〈羊舌大夫，羊舌職之父也。〉曰：『事君以敬，事父以孝。』受命不遷為敬，〈遷，徙也。〉敬順所安為孝。〈敬順父之所安。〉棄命不敬，〈言公命我守曲沃，我棄之，為不敬也。〉作令不孝，〈作令，謂擅發舉以有為也。〉又何圖焉？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貺，有不忠焉；〈間，離也。貺，賜也。〉廢人以自成，有不貞焉。孝、敬、忠、貞，君父之所安也。〈安，猶善也。〉棄安而圖，遠於孝矣，吾其止也。」

獻公伐翟柤

獻公田，見翟柤之氛，〈田，獵也。翟柤，國名也。氛，祲氛，凶象也。凶曰氛，吉曰祥。　案：「氛，祲氛，凶象也」，公序本作「氛，祲氣象也」。〉歸寢不寐。〈欲伐翟柤也。寐，瞑也。〉郤叔虎朝，公語之。〈語以寢不寐也。郤叔虎，晉大夫，郤芮之父郤豹也。〉對曰：「床笫之不安邪？〈笫，簀也。〉抑驪姬之不存側邪？」公辭焉。出遇士蔿，曰：「今夕君寢不寐，必為翟柤也。〈君意在翟柤也。〉夫翟柤之君，好專利而不忌，〈忌，難也。〉其臣競諂以求媚，其進者壅塞，〈其臣競諂，故進者則壅塞其上，使不聞過也。〉其退者拒違。〈其退去者則拒違其君也。〉其上貪以忍，〈忍，忍為不義也。〉其下偷以幸，〈偷，苟且也。幸，徼幸也。〉有縱君而無諫臣，〈縱，放縱也。〉有冒上而無忠下。〈冒，抵冒，言貪也。〉君臣上下各饜其私，以縱其回，〈饜，足也。回，邪也。〉民各有心而無所據依。〈據，仗也。〉以是處國，不亦難乎！君若伐之，可克也。吾不言，子必言之。」〈不言，讓其上也。〉士蔿以告，公悅，乃伐翟柤。郤叔虎將乘城，〈乘，升也。〉其徒曰：「棄政而役，非其任也。」〈政，猶職也。役，服戎役也。〉郤叔虎曰：「既無老謀，而又無壯事，何以事君？」〈壯事，力役也。言己無謀，又恥無功也。〉被羽先升，遂克之。〈羽，鳥羽。繫於背，若今軍將負旄矣。〉

優施教驪姬遠太子

公之優曰施，通於驪姬。〈優，俳也。施，其名也。旁淫曰通。〉驪姬問焉，曰：「吾欲作大事，〈大事，廢適立庶也。〉而難三公子之徒〈案：「而難三公子之徒」，《述

聞》卷二一：「『之徒』二字，衍文也。」〉如何？」〈三公子，申生、重耳、夷吾也。〉對曰：「早處之，使知其極。〈處，定也。極，至也。當早定申生，分之都城而位以卿，使自知其位所極至也。〉夫人知極，鮮有慢心；〈鮮，寡也。言人自知其極，則戒懼不敢違慢覬欲也。〉雖其慢，乃易殘也。」〈言有官任而違慢，易殘毀也。〉驪姬曰：「吾欲為難，安始而可？」〈難，謂欲殺三公子也。始，先也。〉優施曰：「必於申生。其為人也，小心精潔，〈小心，多畏忌。精潔，不忍辱。〉而大志重，〈大，年長也。重，敦重也。〉又不忍人。〈不忍施惡於人。〉精潔易辱，重僨可疾，〈僨，僵也。惇重者守節不易其情，則可疾斃僵也。〉不忍人，必自忍也。〈自忍，忍能自殺也。〉辱之近行。」〈辱，謂被以不義也。〉驪姬曰：「重，無乃難遷乎？」〈遷，移也。〉優施曰：「知辱可辱，可辱遷重；〈言知辱者雖重必移也。〉若不知辱，亦必不知固秉常矣。〈不知，無所知也。秉，執也。固執常謀，因罪以去之也。〉今子內固而外寵，〈內固，內得君心。外寵，外見寵愛。〉且善否莫不信。〈所善惡無不見信。〉若外殫善而內辱之，無不遷矣。〈殫，盡也。外盡以善意待太子，而內以不義加辱之，則其心無不移。〉且吾聞之：甚精必愚。〈精銳近愚也。〉精為易辱，愚不知避難。雖欲無遷，其得之乎？」是故先施讒於申生。

驪姬賂二五，使言於公；〈賂，遺也。二五，獻公嬖大夫梁五與東關五也。〉曰：「夫曲沃，君之宗也；〈宗，本宗也。曲沃，桓叔之封，先君宗廟在焉，猶西周謂之宗周。〉蒲與二屈，君之疆也，〈疆，境也。二屈，屈有南北也。今河東有北屈，則是時復有南屈也。〉不可以無主。宗邑無主，則民不威；〈威，畏也。〉疆埸無主，則啟戎心。〈啟，開也，開戎侵盜之心也。晉南有陸渾之戎，蒲接之；北有山戎，二屈接之。〉戎之生心，民慢其政，國之患也。若使太子主曲沃，而二公子主蒲與屈，乃可以威民而懼戎，且旌君伐。」〈旌，章也。伐，功也。〉使俱曰：「狄之廣莫，於晉為都。〈使俱者，使二五同聲也。廣莫，北狄沙漠也。下邑曰都，使如為晉下邑。〉晉之啟土，不亦宜乎？」〈啟土，闢境也。〉公說，乃城曲沃，太子處焉；又城蒲，公子重耳處焉；又城二屈，公子夷吾處焉。驪姬既遠太子，乃生之言，〈生，生讒言也。〉太子由是得罪。

獻公作二軍以伐霍

十六年，公作二軍，〈獻公十六年，魯閔之元年也。魯莊十六年，王命晉武公以一軍為晉侯，至此初作二軍，軍之有上下也。〉公將上軍，太子申生將下軍以伐霍。〈霍，周文王子霍叔武之國也。〉師未出，士蒍言於諸大夫曰：「夫太子，君之貳也。〈貳，副也。〉恭以俟嗣，何官之有？今君分之土而官之，〈位以卿也。〉是左之也。〈左，猶

外也。〉吾將諫以觀之。」乃言於公曰：「夫太子，君之貳也，而帥下軍，無乃不可乎？」公曰：「下軍，上軍之貳也。寡人在上，申生在下，不亦可乎？」士蒍對曰：「下不可以貳上。」〈猶足不可以貳手也。手足，左右各自為貳。〉公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貳若體焉，〈體，四支也。〉上下左右，以相心目，〈相，助也。〉用而不倦，身之利也。〈倦，勞也。有貳，故不勞也。四體役身，故身之利。〉上貳代舉，〈上，手也。代，更也。〉下貳代履，〈下，足也。履，步也。〉周旋變動，以役心目，〈役，為也。〉故能治事，以制百物。〈制，裁也。〉若下攝上，與上攝下，〈攝，持也。〉周旋不動，以違心目，其反為物用也，何事能治？〈為物用，與百物器用無異也。〉故古之為軍也，軍有左右，闕從補之，〈左右，左右部也。闕，缺也。〉成而不知，是以寡敗。〈不知，敵不知有闕。〉若以下貳上，闕而不變，敗弗能補也。〈變，更也。〉變非聲章，弗能移也。〈聲，金鼓也。章，旌旗也。移，動也。〉聲章過數則有釁，有釁則敵入，〈釁，隙也。軍法，進退旗鼓有數，過數則有隙，敵見隙而犯己也。〉敵入而凶，救敗不暇，誰能退敵？〈凶，猶凶凶，恐懼也。退，卻也。〉敵之如志，國之憂也。可以陵小，難以征國。〈以下軍貳上，可以侵陵小國，難以征大國。〉君其圖之！」公曰：「寡人有子而制焉，非子之憂也。」對曰：「太子，國之棟也。棟成乃制之，不亦危乎！」〈棟成，謂位已定而更其制，使將兵，危之道也。〉公曰：「輕其所任，雖危何害？」〈輕其所任，謂輕太子所任，不重責也。雖近危，猶無害也。〉

士蒍出語人曰：「太子不得立矣。改其制而不患其難，輕其任而不憂其危，君有異心，又焉得立？行之克也，將以害之；〈以得眾害之也。〉若其不克，其因以罪之。雖克與否，無以避罪。與其勤而不入，不如逃之。〈不入，不入君意也。逃，去也。〉君得其欲，太子遠死，且有令名，為吳太伯，不亦可乎？」〈得其欲，得立奚齊也。太伯讓季歷，遠適吳、越，後武王追封為吳伯，故曰吳太伯也。〉太子聞之，曰：「子輿之為我謀，忠矣。〈子輿，士蒍字。〉然吾聞之：為人子者，患不從，不患無名；〈不從，不從父命也。〉為人臣者，患不勤，不患無祿。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，〈以戰伐為勤、從也。〉又何求焉？焉能及吳太伯乎？」太子遂行，克霍而反，讒言彌興。〈彌，益也。〉

優施教驪姬譖申生

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：「吾聞申生甚好仁〈案：「甚好仁」，《札記》：「後第八卷作『甚好信』，韋解云：『信，言必信之。』此蓋與下『為仁』相涉而誤。」〉而彊，〈彊，彊禦也。〉甚寬惠而慈於民，〈慈，愛也。〉皆有所行之。〈行之皆有法術

也。〉今謂君惑於我，必亂國，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。〈以國故，恐敗國之故而以彊劫君。〉君未終命而不歿，〈歿，終也。〉君其若之何？盍殺我，無以一妾亂百姓。」〈盍，何不也。〉公曰：「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？」〈惠，愛也。〉驪姬曰：「妾亦懼矣。吾聞之外人之言曰：『為仁與為國不同。為仁者，愛親之謂仁；為國者，利國之謂仁。』〈利國，謂安社稷，利百姓。〉故長民者無親，〈無親，無私親。〉眾以為親。苟利眾而百姓和，豈能憚君？〈豈憚殺君。〉以眾故不敢愛親，眾況厚之，〈況，益也。言以眾故殺君，除民害，眾益以為厚。〉彼將惡始而美終，以晚蓋者也。〈美，善也。晚，後也。蓋，掩也。言以後善掩前惡也。〉凡民利是生，〈謂為民生利。〉殺君而厚利眾，眾孰沮之？〈沮，敗也。〉殺親無惡於人，人孰去之？苟交利而得寵，志行而眾悅，〈交，俱也。〉欲其甚矣，孰不惑焉？〈欲，欲太子也。孰不惑，謂國人也。〉雖欲愛君，惑不釋也。〈釋，解也。〉今夫以君為紂，若紂有良子，而先喪紂，〈良，善也。喪，亡也。若紂有善子，知紂之惡，紂終必滅國，以計言之，不如先自殺之。〉無章其惡而厚其敗。〈厚其敗，謂武王擊以輕劍，斬以黃鉞也。〉鈞之死也，無必假手於武王，〈鈞，同也。假，借也。〉而其世不廢，祀至于今，吾豈知紂之善否哉？〈先自亡之，故無知之者。〉君欲勿恤，其可乎？〈恤，憂也。〉若大難至而恤之，其何及矣！」公懼曰：「若何而可？」驪姬曰：「君盍老而授之政。〈稱老，以政授申生。〉彼得政而行其欲，得其所索，乃其釋君。且君其圖之，自桓叔以來，孰能愛親？〈桓叔，獻公曾祖曲沃桓叔成師也。桓叔伐晉，殺其兄子昭侯於翼。桓叔生嚴伯，嚴伯又伐翼，殺昭侯之子孝侯。嚴伯生武公，武公滅翼而兼之。武公生獻公，獻公滅桓、嚴之族。〉唯無親，故能兼翼。」公曰：「不可與政。我以武與威，是以臨諸侯。未歿而亡政，不可謂武；有子而弗勝，不可謂威。我授之政，諸侯必絕；能絕於我，必能害我。失政而害國，不可忍也。爾勿憂，吾將圖之。」

驪姬曰：「以皋落狄之朝夕苛我邊鄙，〈皋落，東山狄也。苛，擾也。〉使無日以牧田野，〈無日不有狄儆，故不得牧於田野。〉君之倉廩固不實，又恐削封疆。君盍使之伐狄，以觀其果於眾也，與眾之信輯睦焉。〈果，果於用師否也。輯，和也。〉若不勝狄，雖濟其罪，可也；〈濟，渡也。以不勝罪之。〉若勝狄，則善用眾矣，求必益廣，〈所求益廣。〉乃可厚圖也。且夫勝狄，諸侯驚懼，吾邊鄙不儆，食廩盈，四鄰服，封疆信，君得其賴，〈信，審也。賴，利也。〉又知可否，其利多矣。君其圖之！」公說。是故使申生伐東山，〈東山，皋落氏。〉衣之偏裻之衣，佩之以金玦。〈裻在中，左右異，故曰偏。玦如環而缺，以金為之。　案：「左右異，故曰偏」，文選《魏都賦注》引韋注作「左右異色，故曰偏裻」。《左傳・閔公二年・杜注》：「偏衣左右異色，其半似公服。」則此處當脫「色」、「裻」二字。〉僕人贊聞之，曰：「太子殆哉！〈贊，太

子僕也。殆，危也。〉君賜之奇，奇生怪，怪生無常，無常不立。〈奇，異也。不立，不得立也。〉使之出征，先以觀之，〈觀其用眾也。〉故告之以離心，而示之以堅忍之權，〈離心，偏衣中分也。堅忍，金玦也。玦以示離也。《傳》曰：「金寒，玦離。」〉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。惡其心，必內險之；〈險，危也。〉害其身，必外危之。〈外危之，使攻伐也。〉危自中起，難哉！且是衣也，狂夫阻之衣也。〈狂夫，方相氏之士也。阻，古「詛」字。將服是衣，必先詛之。《周禮》：「方相氏黃金四目，玄衣朱裳，執戈揚楯以敺疫」也。〉其言曰：『盡敵而反。』〈言，謂狂夫祭詛之言也。〉雖盡敵，其若內讒何！」申生勝狄而反，讒言作於中。君子曰：「知微。」〈知微，謂僕人贊也。〉

申生伐東山

十七年冬，公使太子伐東山。〈獻公十七年，魯閔二年也。〉里克諫曰：「臣聞皋落氏將戰，〈言其不服，將與申生戰。〉君其釋申生也！」〈釋，舍也。〉公曰：「行也！」里克對曰：「非故也。〈非故事也。〉君行，太子居，以監國也；〈君行則守。〉君行，太子從，以撫軍也。〈有守則從，撫循軍士。〉今君居，太子行，未有此也。」公曰：「非子之所知也。寡人聞之，立太子之道三：身鈞以年，〈身鈞，德同也。以年，立長也。〉年同以愛，〈立所愛也。〉愛疑決之以卜、筮。〈愛疑，愛同也。龜曰卜，蓍曰筮。〉子無謀吾父子之間，吾以此觀之。」〈言吾使之征伐，欲觀其能否也。〉公不說。里克退，見太子。太子曰：「君賜我以偏衣、金玦，何也？」里克曰：「孺子懼乎？衣躬之偏，而握金玦，令不偷矣。孺子何懼！〈孺子，少子也。偷，薄也。偏，半也。分身之半以授太子，又令握金玦。金玦，兵要也。君今於太子不為薄矣。〉夫為人子者，懼不孝，不懼不得。〈賈、唐云：「不得，不得君心也。」昭謂：不得立也。《內傳》：「太子曰：『吾其廢乎？』里克曰：『子懼不孝，無懼不得立。』」〉且吾聞之曰：『敬賢於請。』〈賢，愈也。言執恭敬愈於請求。〉孺子勉之乎！」〈勉為孝敬也。〉君子曰：「善處父子之間矣。」〈入諫其父，出勉其子。〉

太子遂行，狐突御戎，先友為右，〈狐突，晉同姓，唐叔之後、狐偃之父狐突伯行也。先友，晉大夫，先丹木之族。右，車右。　案：「狐突伯行」，公序本作「大戎伯行」。〉衣偏衣而佩金玦。出而告先友曰：「君與我此，何也？」先友曰：「中分而金玦之權，在此行也。孺子勉之乎！」〈中分。中分君之半也。金玦，以兵決事也。〉狐突歎曰：「以龐衣純，〈雜色曰龐。純，純德，謂太子也。〉而玦之以金銑者，寒之甚矣，胡可恃也？〈玦，猶離也。銑，猶灑。灑，寒也。言於太子無溫潤也。　案：「玦，猶離也。

銑，猶灑。灑，寒也。」公序本作「玦，猶決也。銑，猶洒也。洒洒，寒貌。」〉雖勉之，狄可盡乎？」先友曰：「衣躬之偏，握兵之要，〈握兵之要，金玦之勢也。金為兵，玦所以圖事決計也，故為兵要。〉在此行也，勉之而已矣。偏躬無慝，兵要遠災，〈慝，惡也。衣身之半，君無惡意也。握兵之勢，欲令太子遠災害也。〉親以無災，又何患焉？」至于稷桑，〈稷桑，皋落狄地也。〉狄人出逆，〈逆，拒申生也。〉申生欲戰。狐突諫曰：「不可。突聞之：國君好艾，大夫殆；〈「艾」當為「外」，聲相似誤也。好外，多嬖臣也。嬖臣害正，故大夫殆。殆，危也。〉好內，適子殆，社稷危。〈好內，多嬖妾也。嬖專寵，故適子殆，國家亂，則社稷危，周幽王是也。〉若惠於父而遠於死，〈惠，順也。去避奚齊，為順父心而遠於死也。《傳》曰：「狐突欲行。」〉惠於眾而利社稷，其可以圖之乎？〈惠於眾，謂不戰也。太子去，則國不爭，故利社稷。〉況其危身於狄以起讒於內也？」申生曰：「不可。君之使我，非歡也，〈非歡愛我也。〉抑欲測吾心也。〈測，猶度也。〉是故賜我奇服，而告我權。〈奇服，偏袑。權，金玦也。〉又有甘言焉。〈申生將去，父又以美言慰撫之也。〉言之大甘，其中必苦。譖在中矣，君故生心。〈有此甘言，非本意，故言生心也。〉雖蝎譖，焉避之？不若戰也。〈蝎，木蟲也。譖從中起，如蝎食木，木不能避也。〉不戰而反，我罪滋厚；〈滋，益也。〉我戰死，猶有令名焉。」〈有恭從之名也。〉果敗狄於稷桑而反。讒言益起，狐突杜門不出。〈不出，避難也。〉君子曰：「善深謀也。」